



非常记忆

老街

文/贞 琴

老街真的很老,老得没有人能说清它的年纪。

在我记忆里,这条老街,曾经拥有大城市的繁闹。

老街狭而长,街两旁是一家挨一家的店铺,如一条黛青的长廊。各家大门是片片木板排立起来的。木板原木色居多,讲究一点的人家,会刷上朱砂紫漆,这样看起来比别人家显得庄重气派。早上开门,主人在屋里一块一块卸下厚重的门板,叠放在一旁,于是,外面街上的热闹,便蜂拥进入各家店铺。晚上,外面漆黑的时候,主人再一片一片插上门板,关上了老街一天的喧腾。

做买卖的乡下人喜欢赶早。天刚蒙蒙亮,他们就肩挑扁担,扁担两头的箩筐里是跟着节令生长的蔬菜瓜果,春天有韭菜、香椿、笋子;夏天有苦瓜、丝瓜、茄子;秋天有茼蒿、莲藕、小白菜;冬天有萝卜、芋头、山芋等。在没有乡村公交车的年代,乡邻们都是靠双脚量地,有的走就是四五公里路。他们三三两两,说说笑笑,聊着聊着,就到老街了,寻一块空地,放下货物,或蹲或坐,眼巴巴地等待买主。天,越来越亮堂,老街两旁渐渐拥挤得再无空位。迟一点来的,只能担着货物往老街深处走去。随着太阳的升高,明晃晃的一天,在各种吆喝声中蒸腾起来。油锅里的油条、麻团兴奋地翻来滚去;豆腐脑水汪汪、白嫩嫩地在大钢精锅里氤氲着诱人的香气……买菜买物品买农具的人潮水般涌向老街,他们挤挤挨挨,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。

儿时,家里菜地的韭菜长得又好又多,吃不了,隔壁婶婶就让母亲割了去街上卖。母亲羞于站在街上卖东西,就让我跟着婶婶一起去。年幼的我挎着装有五斤韭菜的竹篮,开心地跟着婶婶来到老街,找了一块空位,地上垫上薄膜,再将菜摊开放好。我的韭菜很快被一位阿姨看中买走,这是我没想到的顺利,也是婶婶没有想到的。买菜的阿姨临走时对婶婶说:“赶紧让孩子回家读书吧!”这句话,还有阿姨和蔼可亲的笑容,连同老街弥漫的淳朴善良,如迎春花,瓣瓣都是金黄的灿烂。

时光悠悠,岁月一天天向时间的深处渗透。一个冬日午后,我独自走向老街,街上有另一番尘世的热闹。宽阔的马路,林立的高楼,琳琅满目的超市商场门前,流行音乐大分贝地吼着。这些,让我恍若隔世。我继续往老街深处走去,几栋老房已风化紫黑,铜锁锈迹深重,青砖上已涂了“拆”字。抬头,乌青的屋脊上,几株枯萎的草叶,在冬日的黄昏低头沉默。

一株蜡梅花,从荒废的墙角探出脑袋,温润着这个寒冬,温暖了这条老街。

河口往事

看灯火

文/王建中

一说看灯火,河口人都明白,这是正月十五了。

河口人不说元宵节,早年说赶灯会,看红火。红火是方言,热闹的意思。更早一些时候,红火是专指正月十五灯火的。

河口一年有两次灯会,正月十五和七月十五。七月十五放河灯,周围百里万人空巷,实在是太壮观了。最大的一次灯会是1911年七月十五,三万六千六百六十盏河灯流长百里,与河曲的灯盏相接,形成一河汹涌的灯流,至今都是民间的传奇。

看灯火,其实是焰火、社火、灯火融为一体,所以才叫红火。我疑心,这一词与河口灯会有渊源。

河口灯火起于正月十四,其实早在春节夜,甚至腊月二十七,灯火就亮起来了,沿街张灯结彩,家家户户挂起红灯笼,连黄河的水流都是深红的。大年三十守夜,家家垒旺火,户户响爆竹,人人诵吉语,口吐莲花,祥瑞之气迎天。至十五,灯火达到鼎盛,焰火盈空,社火塞巷,灯火填衢。锣鼓响起来后,唢呐吹天,歌也喧动,游人如织,蚁聚如堵,三更不散。十六日会神,照样鼓吹喧天,欢呼动地,丙夜才歇。

各家买卖字号正月十五日夜皆拢旺火,以大为盛,百火隆天,是一个灯火世界,看灯火一词名不虚传。

各家商号有斗旺火的旧俗,每岁必有一家旺火隆胜,吸引很多人。这一年,玉隆泰拢了一个四千多斤炭的巨型旺火堆,上面的炭拢不了顶了,便搭了梯子放上去,旺火堆高过了门楼,举镇皆惊。点燃后,烈焰腾空,万人围观,三道街上的人皆仰头观瞻。两个伙计在玉隆泰的房顶上放了一张高桌,站在桌上,擎了一杆长柄铁勺舀油浇火,火焰一涨三丈,连河西岸的黄河水都是火焰色的,惊叹声压住了涛声。成为河口历史上一场空前绝后的灯火盛会。第二天早晨,后街的冻土烤化,冰消雪融,遍地横流,很多人家垫石行路,遂成传奇。

遗憾和不幸的是,第二年春天玉隆泰失火,百余间房屋和货物化为三天焦烟。一家繁盛半个多世纪的巨商名贾就这样烟消云散了。

生活拼盘

观钓

文/李元岁

钓鱼本属“闲人”之事,得耐得住性子者所为。本人不会钓鱼,却喜欢观看欣赏别人钓鱼。这大概与自己的性体有关——本人就是个慢性子。

公园里有人造湖。湖边,就有不少钓鱼爱好者在那里架杆垂钓。原先,我们的单位就在公园里——市图书馆腾出的一座二层小楼为我们单位所用(后来,我们也搬出去了)。闲暇时,我就溜达到湖边,坐下来,观看欣赏那些钓鱼者垂钓。

喜欢欣赏钓鱼的全过程。钓者将鱼食捏起,裹在钓钩上,拇指食指中指共用,来回捏搓几下,成了,动作麻利娴熟。松开挂了鱼食的钓钩,顺势将鱼竿一甩,鱼线划出一道弧线,鱼钩落入水中,轻点几下鱼竿,鱼漂上下晃动几下,便“定格”了下来,在水面上只露出一个尖儿来。眼盯那鱼漂尖儿比钓者还目不斜视,心里琢磨:那鱼漂一动不动,钓者是怎么知道的有鱼儿在咬食呢?为这事儿,我还请教过一位垂钓的老者。老者没有直接告诉我怎么知晓有鱼儿咬钩,而是跟我说:日久见功夫,你这么喜欢钓鱼,不妨买一套钓具,拜我为师,我教你如何学钓?我还真起了买一套钓具之心……猛然间,见老者起竿了,当然,是十有九空了。老者不厌其烦地再往钓钩上裹食,再抛竿。工夫不负有心人,总会有不空的一竿。不空的那竿,就让我惊心动魄了!老者将钓竿弯成了圆弧状,后仰着身子,一手扯动鱼竿,另一手转动滑轮紧收鱼线,靠岸了,成功了;随着老者用抄网将鱼儿捞出,解开钓钩,将钓获得鱼儿塞进鱼篓里,那自豪感、成就感就写在他的脸上了!此时,我也暗自为老者高兴!不过,也有失手的时候,眼看靠岸了,那鱼儿却挣脱鱼钩逃掉了。逃掉了,老者并不大以为然,显得不屑一顾,而我,却为老者操起了心,煮熟的鸭子飞了,深感遗憾了!

一边欣赏观看老者垂钓,一边与他闲聊。原来,在公园钓鱼是要收费的,按小时论,一小时80元。我暗自思忖:钓半天鱼,论个头算,多则,也就是能钓十几条;论斤数算,也就是十余斤。十余斤,卖钱,也就是百余元,而钓半天要花三倍之价钱,这值吗?!老者一笑,回我说:这钓鱼不能拿钱来衡量,钓鱼钓的是心情!钓鱼是在钓心情?我似有所悟,但,还是不得其解……

高英培、范振钰的相声《钓鱼》里有段子,二他爸爱钓鱼,可总是钓不着,最后买了几斤鱼回家哄二他妈,结果说漏了嘴……二他爸钓鱼,大概就是在钓心情!钓者钓的是心情,观者又是在观什么呢?又想到了孟浩然《望洞庭湖赠张丞相》的诗句:欲济无舟楫,端居耻圣明。坐观垂钓者,徒有羡鱼情……

